

觸摸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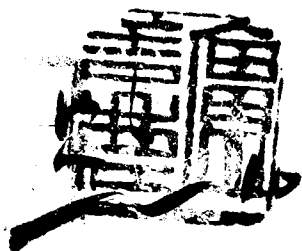
盧善慶 著

國際華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触 摸 流 年

卢善庆 著

集美大学同好存



国际华文出版社
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触摸流年 / 卢善庆著. -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3. 6

ISBN 0-644-11258-1

I. 触… II. 卢… III. 文学 - 传记 - 作品 - 当代 IV. 124

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5 号

责任编辑: 徐常波 封面设计: 洪顺章 版式制作: 潘春英

书 名 触摸流年

作 者 卢善庆

出版发行 国际华文出版社

印 刷 漳州桥南印刷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6.12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0-644-11258-1 / I · 42

定 价 RMB: 19.80 元 A\$: 12.00 元

地 址 (1800) 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

中国联络 (361005) 厦门市顶沃仔 12 号 067 信箱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

——沈从文

前 言

自人类童年以来，就有一个——“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沉重而又无奈的话题。两千年多来，哲学家、宗教家、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作出了不能穷尽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文人，会点舞文弄墨，绝不是什么“天才”，更没有什么勘破“天机”的特异功能，无须探讨从哪里来的问题。而“到哪里去”呢？也由不得自己。由少变老、由生到死，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老友汪德耀教授活到99岁，生前曾坦言对我讲“活多久，完全在于遗传”。“到哪里去”是个“定数”，作为当事人既不恐慌，也不窃喜，坦然相对即可。可是，“到哪里去过”，则可以回忆、可以思索、可以品味了。不是未来日，而是过去时。

我今年六十有余。虽尚未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龄段，但可以划分三大时期。39岁（1978年）以前为前期，不是家长摆布，就是领导安排，没有想也不可能想有什么“个性”。这其中包括求学和大学毕业后工作分配和调动，无怨无悔。

39岁以后到60岁退休前为我生活的中期。随着国家和社会开放、改革的春风浩荡，百废俱兴的驱动的活力，我学会另外一种适应，有了“微调”的抉择；是由“听话又肯干”的校部机关人员归队为“多上课、上好课”和“多写书文、写好书文”的人民教师。因为有了“我认为”，有了“个性”，有了甘于寂寞的教学和科研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单从1986-1999年出版小册子达13本，平均1年1本，就说明我作出过努力，没有虚度这17年大好时光。

我的生活后期是退休后这几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未退休前，家乡扬州电视台记者来厦采访我，作了一个专题《天南地北扬州人（特区美学家卢善庆）》。我说过这样的大话：

我没有安排。我反正照上课，照开会，照去旅游风景

区，照题字，照写诗，照、照、照……一切依旧，原性不改。①

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学会另一种适应，再一次调整了自己，不那么盲目，不那么自信，更不能那么得意了。偶尔露点“尾巴”还可以，切不可经常为之。有人说，六十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以后，一季不如一季，八十岁以后，一月不如一月；九十岁以后，一天不如一天。能闯过百岁大关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尊为人瑞。我既然进入了“耳顺”的年龄段，应该“收心”，任由他人评述；应该“守文”，任由他人封杀。在此基础上，又渐渐悟到三条：

重休息，慢写作；

轻钱财，懒应酬；

保健康，留书文。

而且，这书这文为至情至性的。要花费晚年宝贵的时光和饱满精力来进行的，激活思维，炼就文功，不图轻松。要有精品意识，不急不躁，不将不迎，敷衍成篇，反复修改，编印成册，留在世间。这本文集是继《四缀文汇》以后的后期“微调”的产物。

不管是我生活前期，还是生活中期、后期，都遵循着一个统一的原则——健康，是人生的“根”，平安是人生的“本”。万事都有个开始和结束，都有个“出将”、“入相”，不能穷尽资源，更不能占尽风光。“悠着点”，学会保护自己，是上上策。因为“生老病死”中的“生”是个前提。换句话说，只有“活着——健康的活着、平安的活着”，才有“老”、“病”、“死”及其相应的七灾八难。

欢愉忘辛苦，寂寞成悲壮。②

生之艰难和死之轻易是人类共识。因此，我在这里说的“生”，既是生活的“生”，也是生存的“生”。60多年来，我不仅感性地“生”着，而且智慧地“生”着，是我的目标；几乎每天每月每季每年都为此而努力。苏轼说过：

①《四缀文汇·旅游策划》，厦门知音文化活动中心2001年版，第230页。

②《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00页。

才足以御今，智足以应变。

能不能凭借自己才能，将这些已经湮没而褪色的回忆文字，上升到“智慧人生”的高度呢？我想，这本书稿就可以作为努力的尝试。

书稿名叫什么，一改再改。最后确定为《触摸流年》。人的触觉，不如视觉敏锐，不如听觉细腻，不如味觉鲜活，不如嗅觉迷幻，但它实在、沉稳，可以唤起恍如隔世的久远的沧桑感。“流年”即为逝去的岁月。由于内中大多回忆文字，时间跨度大，力求有个完整的情节、亲和的笔调和发人深省的警示。书中的标题，按我的出生、童年、求学、工作、退休的生命轨迹的感悟而提炼和加工的。列为“家乡日月光”、“校门深似海”、“听话又肯干”、“文职一小工”、“受煎不怕熬”、“学术重交往”、“人文为社会”等；贯穿一条红线——“东方红”^①。我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感谢生我养我这块热土上的父老乡亲，感谢教我帮我五湖四海的师长学子、亲朋好友！唯有遗憾的是，我活到这个份上，才感到学得不够、做得不够，回报得更不够。本书稿短文70篇，加上《前言》、《后记》，为72篇。其中的事件有前有后，人物有死有活，归入“×××××”篇，难度较大。即使以中心事件来判断，头尾仍有许多牵挂；以文章题目，更会受限制。弄成现在这样子，不甚满意，又只好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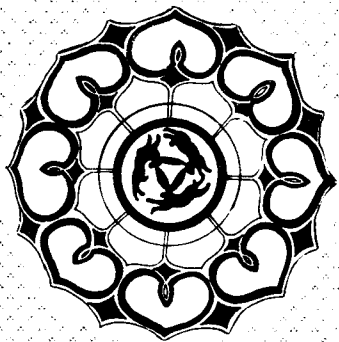
最后想说明一点，书中的人和事，尽量淡化、虚化处理，但仍不可抹煞的痕迹。本书刊印以前，曾在一些报刊上公开发表过若干篇，也许选题、主题和阅读面关系，没有试探到多少反映。书出来，可能不一样的了。但我的宗旨，以我个人经历为个案、作点回顾和总结，通过社会传播，与读者共同拥有这笔精神财富。

流年尚未结束，触摸待以时日。但从感性的把握和智慧的探索角度来看，本书是人际交往的纪念、心路历程的总结、时代变迁的见证和“个性”回述的盛宴！

（2002年10月1日，12月30日改）

^① 参见《卢善庆：特区美学家（天南地北扬州人），电视专题片说白》，《四缀文汇·旅游策划》，厦门知音文化活动中心2001年，第227页。

家乡日月长



目 录

前 言 (1)

家乡日月长

- 瘦西湖畔观音山 (1)
- 油米厂与城外旧居 (3)
- 小学启蒙女老师 (5)
- 求医与问卜 (7)
- 小时候玩什么 (9)
- 迷路文昌亭 (12)
- 到无锡“跑兵荒” (14)
- “五反”工作队在我家 (17)
- 小老板归队当司机 (19)
- 邻居玩友共集邮 (21)
- 务农打工的外婆一家 (23)
- 青春冲动之始末 (25)
- 苏北图书馆与市文联 (27)
- 摇 篮
——忆母校扬州中学 (29)

校门深似海

- 入闽一周小记 (31)
- 厦大校主陈嘉庚 (33)
- 反右斗争的民意积淀 (36)
- 初建三明的日日夜夜 (38)
- 永远的大学老班长 (41)
- 上海姨母 (44)
- 鹰厦线上几多站点 (46)
- 闽南口味 (49)

听话又肯干

- 两年海外函授助教····· (51)
- 初试文章入社会····· (53)
- 学报社科版秘书····· (55)
- 也算圆了当“记者”的梦····· (58)
- 吓昏不等于死亡····· (61)
- 消极不怠工的生存方式····· (63)
- 感受海防前线····· (66)
- 全国一流艺术熏陶····· (69)
- 编剧·演员·文士
——上杭社教生活····· (72)

文职一小工

- 动乱中还算有点定力····· (75)
- 军宣队的文职小工····· (78)
- 领导风采真有个性····· (81)
- 协调统筹 学办大事····· (84)
- 末代集美五七干校····· (87)
- 怎么个权字了得····· (91)
- 闽西口味····· (94)

受煎不怕熬

- 归队，归到哪系····· (97)
- 两次考俄文····· (99)

目录

多样的教学互动	(101)
驶过湘芷沅澧四水	(104)
无意跌进被管“盲区” ——整党整出的两条意见	(107)
人淡如菊 ——忆陆书记二、三事	(110)
汪德耀教授的个人魅力	(114)
隔海论美的文字因缘 ——访台湾美学家姚一苇教授	(116)
晋升教授的在劫难逃	(119)

学术重交往

学术交往的纪念	(123)
省美学学会	(127)
旅游美学夏令营	(130)
从过于寂寞的童年到甘于寂寞的中年 ——学术自述	(134)
自由选择与选择自由	(137)
我与中国近代美学研究	(139)
忆与朱老难忘一晤	(142)
导言遥控：中华全国美学会会长王朝闻一封信	(144)
竟与旅游撞个满怀	(145)
海水温泉的诱而不获	(148)
柔情似水的血性汉	(151)
出入四川印象记	(153)
南普陀寺有佛缘	(156)
生命是这样透支的	(160)

文人为社会

文人，要与社会沟通	
——写在《四缀文汇》出版之际	(163)
巧帮筑园久生情	
——记台胞黄景山老板	(165)
“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	(169)
智力可以用来较量	(171)
心中有火不言败	(174)
可为的民办学校	(176)
红土地上的学术能人	(179)
文化互动 滴水穿石	(182)
山的一丝牵挂	(185)
后 记	(188)

瘦西湖畔观音山

杭州西湖接近圆形，内里有苏堤白堤相隔。诗人艾青说她是天上的圆镜，摔到人间，成为三瓣，镜缝两条为苏堤、白堤，极为生动、形象。家乡扬州的西湖是河湾构成，除五亭桥、白塔、小金山之间的水面开阔外，多为河道，故冠以“瘦”字，妩媚动人。瘦西湖边有个御码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上下游船的旧址。小金山是镇江金山微型化。白塔据说是当时扬州盐商听说乾隆皇帝想念北京，竟一夜之间用盐巴做成一座仿制的北海的白塔，惹得龙颜大悦。亭子与桥结合，在中国大地上恐怕有几十座，但“上置五亭，下列四翼，洞正侧凡有十五”^①，只有湖中的这一座，可谓匠心独运，天下无双。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瘦西湖两岸，一株柳树一株桃花，红绿相间，欢声笑语，充满了青春的气息。瘦西湖的终点，有两个制高点，一是蜀冈上的平山堂，与宋代大文人欧阳修有关；一是观音山，上有寺庙。南村居士《邗江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观音山与平山堂左右并峙。顶有佛寺，循径而上，洁无尘滓，唯颇陡急，行行促人倦。入门，众佛像灿列，类与俗等，唯红签鲜明，大书“招财进宝”及“生财大吉”之条，粘壁几满。佛门中有此教参，殊增我陋识不少。寺中颇清寂，无可留恋者，乃拾级自出。^②

① 转引自贺海《扬州美》，《扬州游记散文选》，苏扬出准字（89）第31号，刊江印刷厂印刷，第307页。

② 顾一平、祝竹选编《扬州游记散文选》，苏扬出准印字（89）第31号，刊江印刷厂印刷，第49页。

我小时候爬观音山的印象，大致如此。据我母亲说我在她肚中足月，生不下来，采取了许多办法，斩牛绳，摔大碗，最后就向瘦西湖畔的观音山许了一个愿。果然，顺产。待我满月后，母亲背着我去观音山还愿。三百多个台阶，“唯颇陡急”，一步一个响头的叩上去，十分虔诚。解放前，生孩子都在家里，助产的是一些老太婆。一般没有进医院，不像现在这样安全、卫生，是看谁的命大。母亲一生怀孕了四男五女，其中一个小弟流产，一个小妹五岁，白喉夺去了她的小命。出殡那天，用了一个薄板的小棺材。我与弟弟分别坐在爸妈的膝盖上，被抱在怀里，看着穿衣镜里，有一位叔叔背着小棺材走了，悄然无声。随着年龄增大，我感受到母亲讲到观音山还愿的事，显示出真诚、善良的本性，是博大而又执着的母爱。

人居两处，缘自一佛。1956年别母求学，南普陀寺也供奉观音菩萨，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从地理位置看，厦门观音庙，在舟山普陀寺以南，称为“南普陀”；扬州观音山，则在舟山普陀寺以北了。南普陀寺建在山脚上，依地势层层托高。背后五老峰，在山中间修了亭子，可供眺望厦门大学全景和隔海的南太武山等。扬州观音山寺庙修在山顶上，在材质、装饰、规模等，虽不如南普陀，但是，两地善男信女们对供奉同一观音菩萨的虔诚，是一致的。这其中的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至今不愿也不想弄清楚。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广、信仰最普遍的，首举观音菩萨，再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历来有“家家念弥陀，户户供观音”的风尚，何况寺庙乎？我尊重母亲的信仰，呼唤真诚和善良，大半生活得比较“顺”，没有大起大落，还算过得去吧！从家乡扬州观音山到厦门南普陀寺同一供奉的观音菩萨的保佑，能不能算？如何来算？我真的没有太大把握。我是凡夫俗子，我是芸芸众生

(2000年7月30日)

油米厂与城外旧居

古扬州的繁华、昌盛，是与京杭大运河有极大的关系。时称“漕运”。扬州又位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上，是鱼米之乡。祖父“靠水吃水”，在运河上弄一条大木船，运载谷子、大豆等。后来，生意做顺了，与人合股，开了一间油米厂。大木船也卖掉了，上岸，在东关城外，买了一套平房。从我记事起，就住在那儿。

油米厂的三股中祖父占大股，全面总管。店面紧挨着运河，有一条青石板路，河沿用石条作台价，沿伸上去，就成码头，公用的。店内宽敞、高大。门市摆着几口大油缸，用油筛打油，经漏斗到瓶中。大米用芦席围着，成小山包状，用斗量米，笆斗倒满后，轻轻用划子划平，倒进米袋。量米打油时，还唱数，与算盘珠声合奏，十分热闹。柜台比较高，小孩子站着看不到。因为我是大股东家的大孙子，可以到柜台里面去，到账房中玩。大人们忙着，管不得与我太多交流，只是客套地说：“小少爷来了！”

油米厂是前店后厂，进深很大，分榨油、碾米两部分。碾米用的脱壳机，是铁制、带马达的。为了解决动力，还有一架柴油机。榨油坊比碾米机原始。把黄豆蒸熟，然后倒到藤圈中，前后都是稻草相隔；一排放进木制榨槽由两头的木楔的挤压，榨出黄豆油出来。藤圈中下脚料为豆饼，可喂猪。荒年，人也可以吃。工人是强劳力，又热又闷，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如此。他们要装卸、要扔锤、要烧火，十几人在里面，没有一个闲着的。小时候，我窜进好几回。领班就说：“小少爷来了，小少爷来了。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到账房去玩。”

东关一套平房，是个黑漆大门的四合院，瓦房，印象不太深。好像有条街，房子连房子，住的不是小户人家。邻居有个小女孩，家里开照像馆，经常来我家玩。到吃中午饭时，我就不放她走，留

她吃饭。那时我才四岁不到。是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

运河既是水利，又是水患。青石板路上滚动的是木制独轮车。车轮外有铁匝。车轮轴心也是铁的。尽管涂了不少润滑油，仍然“吱呀，吱呀”的发响，诉说它如何不堪重负。祖父在店的大门口，设了一口大缸，冬天施粥、夏天施茶。茶是用炒焦的大麦、蚕豆壳，冲制而成，驱暑解渴，主要供这些独轮车夫享用。遇到春天发大水，运河水可涨到青石板路上，落差十几米。水退后，从上游里下河——高邮、宝应、兴化一带来了拖儿带女的饥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沿门讨乞，惨不忍睹！与我“小少爷”的生活状况，有天壤之别！

(2001年7月20日)

小学启蒙女老师

20世纪40年代初，家乡扬州还没有什么托儿所、幼儿园。那时，二堂哥在一家私塾读书。母亲要我去按按性子，也叫二堂哥带我去。我现在还记得坐在一张高凳上，双脚沾不到地。书桌好像是一张正方形的茶几，也挺高的，太不符合现代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要求。老师只顾教那些大孩子，没有什么印象，枯坐在那里，实际上未开蒙。倒是师太买菜回来后，叫我到老师住的院子里去玩，从房中拿寸金糖给我吃。去了两天，总感到没有太大意思。第三天，我把着家里黑漆大门框，嚎淘大哭，说什么也不去了。那是我五岁的一次选择。

私塾不去，说上学堂吧！家中大人还算开明的。耐不住寂寞的我，来到琼花观小学（东关街中心小学）。家里有钱，又是独子长孙，一个“惯宝宝”；自幼打扮我，头顶上梳个小辫子，脑勺后还留个一撮挑子形状的长发，听说是“胎毛”。脖上、手腕、脚腕，都有银制的项圈、手镯、脚镯。我生得像母亲，双眼皮，瓜子脸，十分可爱。我这根小辫子好像到虚岁十岁才剃掉。

小学女老师脸上有麻子，生天花留下的。听说，她丈夫是军医，在抗日战场上阵亡，无子，流寓扬州教书。我从小并不调皮，家中生活富裕，不会花零用钱，不爱吃零食。祖母在麻将牌桌上说这事，给我听到了。可是，一上小学，我总是晚回家，左邻右舍的同学都回来了，我还没有回来。那时，不像现在上学，还要家长接送。

家中大人渐渐感到，这事有点蹊跷。于是，不惊动任何人，